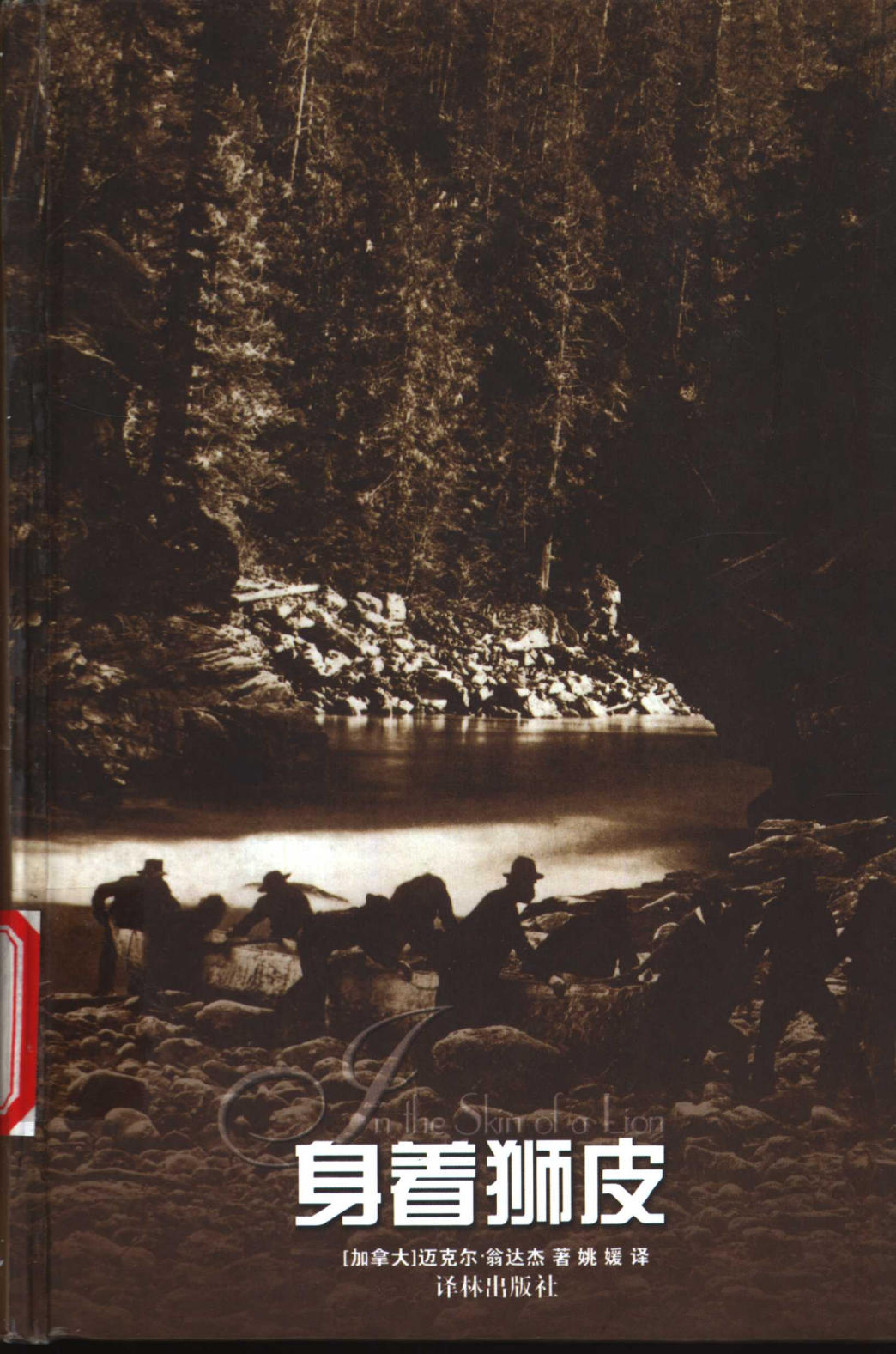




In the Skin of a Lion

身着狮皮

[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 著 姚媛 译
译林出版社

身着狮皮

[加拿大] 迈克尔·翁达杰 著 姚媛 译

IN THE SKIN
OF A LION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着狮皮 / (加) 翁达杰 (Ondaatje, M.) 著; 姚媛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In the Skin of a Lion

ISBN 7-80657-459-X

I. 身... II. ①翁... ②姚...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9563 号

Copyright © 1987 by Michael Ondaatj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ELLEN LEVINE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011号

书 名	身着狮皮
作 者	[加拿大] 迈克尔·翁达杰
译 者	姚 媛
责任编辑	李瑞华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 199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4
字 数	181 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459-X/4·351
定 价	(精装本) 13.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一部加拿大的非官方历史

姚 媛

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出生于斯里兰卡,在经历了家道中落、父母离异、与父亲永远分离的伤痛之后,于1962年来到加拿大。他的早期作品中充斥着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内地、美国西部等异域意象。虽然这些优秀作品让他很快跻身于加拿大主流作家之列,但是“他的作品的内容和视角却一直使他是局外人”。

1987年发表的《身着狮皮》是第一部以加拿大为背景的小说。小说描写的是发生在多伦多的故事,但故事的主要人物却并非有着盎格鲁—凯尔特或法兰西血统的加拿大主流社会中的人,而是来自马其顿、芬兰和意大利的移民。小说的主线帕特里克虽然出生在加拿大,却也是移民——从林区来到城市的移民。在小说第一部第一章,我们看见一个男孩在屋里走动,我们读着他的想法和感受,却始终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他给那些飞蛾取了名字之后。他给飞蛾取的名字并不是它们的真实名称,而他帕特里克也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这就是《身着狮皮》中的多伦多——一个生活着历史上真实的和作家笔下虚构的人物的城市。

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的人物往往是促使翁达杰进行创作的原因。他写过美国西部的传奇牛仔和新奥尔良的小号手,也写过自己的外祖母和父亲。这一次吸引他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神秘失踪的加拿大百万富翁安布罗斯·斯莫尔。然而,在写作过程中,他却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喜欢那个人,并不特别想写他”,而是对作

品中原本并不充当重要角色的移民产生了兴趣。人们知道斯莫尔是因为他有钱有势。他和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有权有势的市政工程局局长罗兰·哈里斯都处在权力的中心,因此他们的名字被载入了官方历史。但是,官方历史没有记载斯莫尔的情人克拉拉,也没有记载在哈里斯手下干活、为他实现梦想的移民工人。他们是处在历史和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然而,翁达杰所要做的,正是讲述未被讲述过的移民的故事,补充和修改官方历史。

在《身着狮皮》这部加拿大非官方历史中,翁达杰试图让我们看见处在黑暗的边缘的移民。这些移民修筑布洛尔大街高架桥,建造东区滤水厂,在北方林区伐木,在安大略湖底挖隧道,在艰苦又危险的条件下建造着多伦多。

尼古拉斯·特梅尔科夫是高架桥上最蛮勇的工人,他把辘轳和滑轮系在腰间,像一颗死去的星星一样坠下桥去,“利用风力把自己推进桥台的各个角落,这样他就可以检查钉进去的铆钉、偏向的阀门,以及承重的托盘和垫石下面水泥凝固的情况”。远远望去,他只是一个惊叹号,“在档案照片上……很难找到他”的身影。甚至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是谁:“他脑中没有一幅自己的画像。”他只是一个移民,在这座城市里仿佛一个隐身人,但是“搜寻者”帕特里克却了解了他的生活,提醒他曾经在高架桥上做过的一切。帕特里克的话让他“沉浸在回忆的快乐之中。这对他是一种新的感觉。这就是历史的含义。他像一支点燃的火把来到这个国家,他向前走时吞进空气,发出光亮。能量从他身上倾泻而出。……帕特里克的礼物,那枝射进过去的箭,让他看见了自己心中的财富,看见他如何被缝入历史的”。

当帕特里克第一次来到多伦多时,他在车站“说出自己的名字,这名字在空荡的回应中挣扎着向上升去,消失在了联合车站的上空。没有人回头”。他来自乡村,属于劳动阶层,因此他也和特

梅尔科夫一样，身处城市的边缘。为了谋生，他成了一名“搜寻者”，寻找失踪的百万富翁斯莫尔，并由此认识了斯莫尔的情人克拉拉。他陷入了情网。在克拉拉离开他去与斯莫尔相聚之后，他做了一名挖隧道工人。“每天八小时，他们周围的空气都在肮脏的光亮中翻腾。隧道别的什么地方不断传来水泵抽水的嗡嗡声，水总是浸没他们的脚后跟。整个早晨，他们在潮湿的黏土里打滑，没法稳稳地站着，他们就在干活的地方小便，在别人大过便的地方吃饭。”干完一天的活之后，帕特里克和其他移民一起从隧道里出来，“在干燥的空气里，黏土在衣服上变硬，让他的胳膊和头发都成了白色。……第二天早晨六点，他再把盔甲般坚硬的衣服拿起来，在安全出口的墙上摔打，直到黏土裂开，衣服变软，他周围的空气里尘土飞扬”，但是，在他走进隧道之后，湿气又“会像雨水一样重新迅速落到他的衣服上”。

隧道是用来敷设滤水厂的进水管道的，而没有完工的滤水厂正是移民聚会的绝佳场所。临时搭建的舞台上，一个演员正在演绎移民的痛苦和恐惧。他“穿着一件芬兰式衬衫，一条塞尔维亚式长裤……被带到当权者面前，他不会说他们的语言。他站在那儿，受到侮辱。他脸上的表情僵住了。其他人开始揍他，但是他没有说一个字——只是在那些挥舞的手臂之中露出受伤的眼神。他跌倒在地，用手势表示恳求。这个场景没完没了”。帕特里克走上台去，抱住那个演员的肩膀，却发现她是他曾经见过的克拉拉的好朋友艾丽丝。

艾丽丝是个革命活动家。她告诉帕特里克，她的男友，一个芬兰移民，曾经在北方林区伐木，也曾经在制革厂干活，后来因为组织罢工的计划泄露而遭杀害。“鞣革厂的气味会吸进他们的鼻子里和肺里，一辈子留在那儿。他们永远也去不掉身上的气味。你知道这种气味吗？你可以打赌那些有钱人不知道。它使人变得残

忍。这就像与敌共枕。它粘着汉娜的父亲。在电镀的过程中他们的皮肤会被烫伤。关节炎，风湿病。那就是事实。”因此，他们应该“指出敌人是谁，摧毁他们的权力”。

帕特里克爱艾丽丝，却不同意她的观点。但是，艾丽丝的死却让他不愿再只做折射了别人的生活的一根棱柱。他纵火焚烧了马斯科卡旅馆，出狱后又带着炸药包从进水隧道游进戒备森严的水厂，准备炸掉那个地方。在哈里斯的办公室里，帕特里克告诉他是工人建造了水厂，而哈里斯却忘记了他们。“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死在里面了吗？”哈里斯的回答是：“没有记录。”他们之间的对话是边缘和中心之间的一场交锋。帕特里克从边缘（黑暗的隧道）来到中心（灯火通明的水厂），这是他避免自己被历史遗忘的举动。

翁达杰不仅让我们看见处在黑暗的边缘的移民，而且让我们听见他们的声音。这并不意味着小说要让移民站出来说话。翁达杰不断引导我们注意的，是语言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他们的沉默。《身着狮皮》中的移民是沉默的，就像艾丽丝在舞台上扮演的移民，在遭受侮辱之后只能挥舞着手臂，露出受伤的眼神，却说不出一个字，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

造桥工人特梅尔科夫来到加拿大不久，就意识到“如果他不学那种语言，就会束手无策”。他到学校去学英语，并且像许多其他移民一样，通过模仿舞台演员来练习发音。不幸的是，他“选择了法兹·沃勒做自己的模仿对象，因此，他对通常不受注意的音节和即兴台词的强调使他看上去十分敏感，或者具有危险的反社会倾向，或者过于深情”。虽然他开始用这种新语言说话，却仍然没有人了解他。“他成了一间藏着秘密和回忆的金库。”

在安大略湖底挖隧道的工人每天清晨默默地走去上班，下班后默默地走回家去。“从一个洞里出来的工人們的沉默，每个人都裹在一团蒸汽里。”制革厂的工人在八小时的上班时间里也不说

话。这些移民到职业介绍所去求职时,那里的人“给他们都取了英文名字。查理·约翰逊,尼克·帕克。他们记住这些陌生的外国音节,就像记住一个数字”。事实上,在多伦多,在整个加拿大,他们就只是一个个数字而已。

他们被剥夺了真实姓名,因而丧失了自己的身份;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被剥夺了说自己本族语言的权利。当时的警察局长德雷珀“强行通过了禁止外国人在公共场所集会的法律。因此如果他们在公共场所……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任何语言,都会被监禁。这是城市的一条法规”。他们被迫沉默,这是控制他们的一种手段。

语言使他们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同时也将他们相互隔离开来。童年时,帕特里克曾经在一个冬天的夜晚看芬兰伐木工人在结了冰的湖面上滑冰。他被他们的快乐所感染,“渴望握住他们的手,和他们一起沿着小溪滑过去”,但是,那天夜晚,“他对自己和这些说另一种语言的陌生人都不够信任,不能跨上前去,加入他们”。来到多伦多后,他也和其他移民一样,感到“走到哪里都听不见自己熟悉的语言”。星期六的下午,他和其他工人一起去洗澡,“他们三三两两地走在一起,各自说着自己的语言,就像染色工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颜色。……他对周围的这些人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如何走动如何大笑——在语言的这一边”。

终于有一天,帕特里克学会了马其顿语里的“鬣蜥”这个词,并且用这个词向小贩解释自己要买的是巢菜。在“他现在居住的城市东南部主要由移民组成”的社区,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四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围住他,拼命想要跃过隔在他们之间的语言的密码。”一直感觉自己“是他们中间的陌生人”的帕特里克,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在和“他们”握手、拥抱,在接过他们递过来的蛋糕、给他擦眼泪的围裙和邀请他参加在未完工的水厂举行的移民集会的纸

条。他越过了语言的障碍,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帕特里克找到了自己的归属。他是个“搜寻者”,但是在得知斯莫尔的隐居之处后,却对寻找他失去了兴趣。他想要“搜寻”的,是克拉拉和艾丽丝的过去,以及特梅尔科夫和卡拉瓦乔等移民的历史。他了解了特梅尔科夫的过去,让他意识到自己也是加拿大历史的一部分,“现在他要开始讲故事了”。他了解了卡拉瓦乔的过去,他们成了朋友,共同制定了炸毁水厂的计划。他为了证实艾丽丝就是被特梅尔科夫所救的堕下桥的修女,到图书馆去查阅了许多关于建造高架桥的资料。“他在河谷图书馆找到的文章和图表描述了所有关于土壤、木料、水泥的重量的细节,惟独没有关于真正建造了高架桥的工人的资料。”

和小说中的人物帕特里克一样,翁达杰也“阅读了大量的资料——例如有关布洛尔大街高架桥的资料。……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造桥用了多少桶沙子,因为这是多伦多历史,但是那些真正建造了那座该死的桥的人却没有被提及。他们不是历史!”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被载入官方历史,因此也就没有人看见他们、听见他们,而翁达杰在《身着狮皮》中所做的,正是将处在边缘的移民置于中心,书写一部加拿大的非官方历史。

谨以此书纪念米歇尔·兰贝思、沙伦·史蒂文森，
以及比尔和米凯尔·阿克里斯

献给琳达、萨拉·希尔德和戴维·扬

我要对在我写作此书期间向我提供资助的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会表示感谢。也要感谢安大略艺术委员会、艾尔·巴沙饭店、安大略多元文化历史协会和约克大学格陵顿学院。

我还要感谢安德烈亚·克里斯托夫、马戈·蒂斯代尔、乔治和鲁思·格兰特、多尼亚·佩罗夫、里克·哈伦比、保罗·汤普森和莉莲·佩罗夫。感谢伊恩·雷德福斯在研究芬兰伐木工人方面所做的工作。向埃伦·塞利格曼致以特别的谢意。

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作者时而对其中某些日期和地点冒昧作了改动。

快乐的人将为你而悲伤，
当你归返尘土，我将为你留起长发，
我将身着狮皮，在荒野游荡。
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

我们再也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一个故事，
令人感到那是惟一的故事。

约翰·伯杰

这是一位年轻姑娘清晨在车里听来的故事。汽车穿过黑暗,向前行驶,她倾听着,问着问题。车窗外,乡村没有显露出来。开车的人要是说“那片田里有一座城堡”,她也有可能相信的。

她听着他不断地想起故事中许多已被淡忘的枝枝节节,将它们拼凑起来,试图把整个故事捧在怀里。他累了,有时会省略一些情节,就像有时他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道路上;有时他又过于兴奋——“你明白吗?”他在里程表发出的微光中转向她。

在六颗星星和一轮月亮下面开四小时的车到马尔马拉去。

她一直醒着,陪伴着他。

目 录

第一部

小种子.....	3
桥	21
搜寻者	47

第二部

净化之宫	99
痛悔.....	157

第三部

卡拉瓦乔.....	173
滨海剧院.....	205

第一部

小种子